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上

余養病之暇客有以叩之者隨叩而應集成巨編目之曰山房夜話竊爲好事者取去已而餘音未泯觸事興感發爲言辯先

後凡二十餘篇題曰東語西話蓋無倫叙也非敢聞之先達期與後學共焉

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臨鏡則見之心性固然不可知徹悟則知之苟非徹悟而欲知心性之蘊奧是猶離鏡而欲見眉目也昔大梅常和尚問馬祖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常公聞是語當下如十日並照情雲識霧應念廓清直往大梅山一任非心非佛此其徹悟之様子也自爾即心是佛一語流布海宇豈惟參玄上士戶知之至若販夫鬻婦凡言論之頃未有不言心便是佛者逮叩其以何爲心

則茫然不知是處此類且置之勿論間有素稱參學之士一歌一詠指其心體宛若觀眉目於鏡中毫髮不隱遠求其如常公之脫略則天冠地履之不侔矣何以然哉蓋常公乃徹悟者也佗人則情解者也情解之者語益工而旨益昏言愈奇而理愈昧矣或曰照眉目之鏡可得而求之悟心性之旨未聞其要也對曰但信根于心則悟不難也或不以信未有無因而自悟者古者之信不待有所警省亦不待有所勸發惟信根於心如飢者之欲食念念未嘗間歇窮情竭慮信信不已一旦觸發如爻忘忽記此常公之於馬祖言下

豈偶然哉今人不之徹悟任以即心是佛之辭掛於唇吻與情妄分別浩浩無時惟增其多語耳於心佛何有契會之理也

學者未有不言爲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爲生死例是茫然無所加對或有謂以其不知所以致問即從容告之曰爾既不知生死爲

何等事今發心爲生死得無妄乎夫生死事  
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叅學譬如辟穀之  
人遣其耕穫雖免從命令將不旋踵而退情  
矣何則辟穀既志飢餓而禾黍亦何所用哉  
猶學者旣昧生死之端緒則叅學亦奚以爲  
或者強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謂生死斯

二

實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  
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  
性因迷自心妄逐輪廻宛然成有譬如積寒  
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  
結生死所迷旣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  
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

而待旣悟已不但生死之空寂雖涅槃亦無  
地可寄如其不爾奈何生死與迷妄交結遠  
從曠劫至未來際其流轉無絲髮之間謂生  
死事大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蛇虎無意於害人嘗倚高岡卧平陸行人驚  
相告而遠之蓋知其有齧人之毒不容不望

影而避之也菩薩之視幻法亦然何謂幻法  
乃實無而有者是也旣曰實無必何所有譬  
之太虛纖塵不立由病在眼亂華叢然了幻  
者自責眼中之病不了幻者惟嫌空裏之華  
至若水底月鏡中像皆幻有也迷人孰有必  
欲遠離惟其所離展轉成有達人知幻不作

三

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  
悟自心而欲安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  
鼎之不沸理豈然哉了生死莫親於悟心悟  
心莫先於立志忘寒暑廢寢食空情妄此一  
念子於動靜處如堅兵嚴城之不可犯閑古  
人詰之正志如是壁立萬仞則開悟可坐立  
離想雖不故離自無所著故教中有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惟知幻之知不涉情妄乃超悟  
之心全體是知也以其知之至當故不待離  
而離矣然不作方便即能離所離之心皆方  
便也良由洞悟自心照了諸幻惟其照了全

而避者蓋真知其有齧人之毒自然念念遠離豈待別作方便而後離也其不具此真正悟知者於四大五蘊亦未嘗不言是幻須焉對違順境警爾情生與諸幻塵同時起滅備嘗衆苦厭足心生必欲遠離重增幻見或不正悟其諸幻因緣安有可離之理哉惟識達

之者不起離幻之念但勤究己之功已躬一明百千幻妄悟歸真寂其離之一言不勝其贅矣

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例是說心說性好教爾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此極言教化日薄人心日趨而下也何謂見

性行而口口者是也何謂說性不待行而似到者是也譬如京都乃天下人物會聚之所殊方異域街童市豎皆能指其所向之方獨未曾親到耳以其未到是謂說者也其說愈多而其言愈枝矣有志者安肯依佗作解而耕其空言以作掠虛之士乎必欲裹糧躡屩

雖千萬里之遠忘其勤勞進進不已一旦親到則宮室之華麗人物之繁阜百千富貴了然在目是謂親到而見者也既見矣還復殊方凡言京都之境任其指東爲西壓良爲賤縱談終日皆不能昧其所見之真是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者也其親到而見者與未到

而說者相去知幾何哉原其所說亦有因求勝之心乃其說之因也蓋天資俊敏以多聞博記之風鼓動情竅曾不期鳴而鳴鳴足以滋其勝勝足以潤其情死生結縛愈說而愈固矣親見之者雖終日不言其誠諦之音充塞宇宙故永嘉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四

無壅塞其效若此豈欺人哉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

佛云病是衆生良藥此說可憑乎不可憑乎是何言也衆生積劫迷妄內存我相外逐境緣恃其輕安情妄紛錯頓忘幻質之有老病

死也。一旦攝養乖方呻吟枕席所需不遂苦痛無時氣命將終返思平昔道無所得法無可恃茫茫三界沉墜無涯或得苟延誓當精銳刻苦究道不捨晝夜以酬出家本志以報佛祖深恩如是受者則知病苦真良藥也不爾受者返思病中境緣逆順滋潤愛憎欲相

報酬不顧來業是無慚人非菩提眷屬也反致佛祖誠言而爲過咎然病不止是受病者之良藥亦是不受病者之良藥也何則彼此身拘四大形假衆緣彼病若斯我寧不爾今幸病不至體時暫輕安八苦循環其能久恃乘此身形勇健精勤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

籬碎無明之窠臼空涅槃之險弈截生死之迅流此道既不假外求心佛豈果從佗得如是觀者其良藥之效豈獨爲病人設耶凡屬有情皆當於此取其神效况吾徒身依法席跡廁禪叢動以死生大事爲口實觀此病是良藥之明訓而復懵然不加顧者逆知其輪

轉將無畔岸矣

客有謂俗人以巧術奪鄰寺之基業者寺僧百計不能復而求理於官志卒未伸勞苦萬狀或者曰子遊方之外者也當志形骸空物境以理自照豈可効彼俗人不能志其取捨耶僧曰不然古有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誠苟

非一朝僧則孰與保護千年常住乎或者曰我之所聞異於是夫不變之謂常不動之謂住此指法身真寂之體耳真不變也寂不動也真常寂住統攝大千無一物不被其體故古教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輩抗塵走俗動爲情妄所遷宜乎不知子棲身世外識達理源或不了常住爲真寂豈能導物揚化而爲佛弟子乎昔菩薩脩六度運四心謹萬行親衆善乃保護常住之牆岸也子爲一朝僧欲保護常住亦善矣或棄此正念而任取捨之情興闖諍之行恣血氣之勇懷譖奪之計其迷亂真寂破壞常住莫甚於此矣子

其不悛必欲徇狂情效流俗謂欲保千年常住是猶使其隄岸而禁水之不泄誠自欺耳子不觀乎世間飛樓湧殿諸莊嚴具充塞大千使諸佛有所求而然雖外道亦不爲也聞菩薩行檀時施頭目髓腦悉無難色三輪等空一念無住人天奉獻尚無能受之心羣生

欲求安有所施之念真寂混其體常住顯其相保護之心盡於此矣又焉肯肆情於俗求理於官乎僧曰審如是在己則可或事在於公詎容坐視而不救耶或者曰子徒知救之之說而不知其所以救之也成等正覺第一義諦常住依之而建立也六度四心萬行衆善常住由之而安隱也捨是而別資救理生心動念惟助業輪雖曰救之其實害之也原夫真實法身之常住與僧園資具表裏混融亘萬劫而不變不動奚止千年而已哉聞者領之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

六

混無相可覩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爲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爲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虧而爲東平打破之鏡照方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長年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

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十虛紫羅帳裏撒珠鉞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辨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枝撑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衆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真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刃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其

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冰  
衲僧面前險絕無路爾恁麼我不恁麼爾不  
恁麼我却恁麼箭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檣  
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佗術也天下學  
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  
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墜矣可不

七

慎諸

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不可逃也所  
報之業有二曰善曰惡而已善則報之以福  
惡則報之以禍福與禍雖不同咸屬報緣同  
名業耳業之定分如行路之遇境也三十里  
一橋五十里一店行至所期里數而橋店在

焉雖聖賢莫之能避夫善惡之念不從天降  
不從地出一由迷妄之情自結縛耳通於三  
世貫於多劫因緣會遇福也禍也猶三十里  
之遇橋五十里之遇店絲髮不可易也世人  
徒見仁者夭暴者壽逆者吉義者凶豈知其  
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惟恐不

作安有不報而受之者故聖人不怨天不尤  
人良有以也昧者怨天尤人實不知其出於  
已也如或知之福何喜禍何悲以忘喜故安  
肯妄生一念攀緣其福以忘悲故雖強使之  
設詭計以避禍寧死而不爲也況定分之業  
誠不容其避就也間有苟求而得之苟避而  
免之者亦一定之業當然豈容其苟也既知  
不可苟則馳求畏避之念不待遣而空矣念  
體既空則所存之心地亦空而會道矣佛祖  
聖賢安隱解脫之方殆不過是也以無所爲  
而爲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  
自勝也理殊事勝盡法界內無一塵不在吾

莊嚴之域矣其迷妄之者愛憎結其情取捨  
紛其念與諸苦因緣涉入未來備受楚毒而  
終於不悟定分之業一出於已者良可憫也  
土之厚則所植必豐源之長則所流不竭積  
之盛則其爲用必充因之圓則其因果必滿  
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聖人積萬劫之功脩

塵沙之行捨無量之身命聚難思之法財百  
福具周萬德圓滿世出世間洞無遺欠凡所  
設施如春回萬谷月印千江不知其爲而爲  
不約其至而至蓋積因之圓故因果如是之  
滿也余嘗觀建伽藍立塔廟者或四至不周  
或形勢不足乃多財以取之方便以求之巧

八

計以謀之至若勢力以臨之皆非蒲足菩提  
之旨也凡建立或不與蒲足菩提相應非法  
利也非功德也非利佗之善行也乃隨業妄  
而資勝見菩薩行之所不取也菩薩脩蒲足  
菩提時凡所建立遇不周不足等事惟返觀  
本因缺漏則勵精勤苦以脩之必待菩提勝

多財則甚彼之貪益彼之苦較之特以奉獻  
惟恐不受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東山演祖有萬般存此道之說或者謂萬般  
即萬事也亦萬法也且世間事法未嘗不與  
出世之至道表裏混合也而言存之得無贅  
乎對曰子何言之易也彼言存者政欲其混

合而無間也以其非所存則諸妄差別依之  
而起以日用言之萬般者如著衣是一般喫  
飯亦是一般智者之於衣惟見其通身是道  
不見有絲縷爲衣也智者之於飯惟知其滿  
口是道不見有顆粒爲飯也以至種種營爲  
無一物不與道相混合也其混合之旨既明

九

則存之之意在乎中矣昧者反是其著衣時  
不惟不會道而復於衣上隨情逐妄作種種  
分別依分別則生死結縛無端而固執矣然  
存之之理有二焉有混合而爲存者有操守  
而爲存者惟悟達之者雖曰混合亦不知爲  
混合是真存者也在學地者以操守而爲存

行之滿足彼將持以奉獻惟恐不受則檀波  
羅蜜致於他滿足菩提會於己也或曰建立  
之方或未周足謀以智術臨以勢力固不可  
也以多財取之於理何傷對曰道人建立乃  
推己之餘以利物也所云利者必使均蹈吾  
蒲足菩提之地而後已衆生積貪備受諸苦

也謂操守者純以正念念所學之道離凡聖絕憎愛孜孜焉不敢斯須忽忘也如執至寶如蹈春冰操之益堅履之益慎忽焉開悟回觀能存所存之念俱無定體雖終日熾然作用乃不擬存而存矣

古教謂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

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日者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況其佗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明訓焉言信者順也正順而不流溢之謂也自而感者之謂業佗而感者之謂緣達者知一報之緣既熟離之合之俱不能關其欣戚

也昧斯旨者愛之則苟合惡之則苟離苟合之心偶遂則矜誇之不暇苟離之心不遂則嗟怨之無時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中有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緣而自受也使知前

緣之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際而投矣斯世相不可易之緣也道人究出世之旨固不當以報緣論然推之靡不繫乎緣也古有一聞千悟具大總持者此積世菩提道緣已熟鍼芥相投久志忽記不待轉念而達之矣亦師資之緣熟聆其音望其容不待曲垂方便而

領旨矣間有終身學而不至者蓋夙緣之未稔也緣之未稔必期以悟猶遣孺子為壯士之役豈理也哉苟知緣之可信但操之力進之勤久遠不退一旦如壯士屈臂不假佗力豈非緣乎豈非緣乎

營家者本在貨財養身者本在元氣世有不

固其本而事外飾者未有不廢且敗也鄰有二子焉一人強壯舉千鈞不知重作終日不知勞一人痺弱呻吟終夕偃卧窮年偶醫者察二人脈謂強壯者犯行屍脈人雖健而脉病死無日矣謂痺弱者六脉平和人雖病而不脉健其平復可立而待也不久果如醫者之

言蓋身之安危本在脉也脉之存亡本在元氣也可不慎乎余觀教禪律三宗棟宇之植田園之聚讐之吾身可謂強力也矣殊不知戒定慧三無漏學乃吾脉也苟不潛鞭密鍊堅守力行則吾脉病矣昔吾教遭三武之廢可謂病吾身也已而戒定慧之本脉應指而

現生意充然未久則病去而身益強矣蓋本固之驗也嗟乎不思固其本者謂外護之力可恃又從而文飾之而不知脉與元氣斷喪無幾矣一旦禍出不測余於此不能無懼焉世有一夫耕百畝之田而求多人助之謗稱伴工以彼助我之耕固易使我報彼所助之

無窘迫之態吾天真不爲喜怒得失之所亂則道在其中矣故老氏曰多易必多難而世人多尚其所易背其所難或不有酬報之理則聖人之說皆妄作也思之思之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宦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

工甚難或畏後報之難勿求先助之易可也古人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天下之事決無易於前而不難於後者亦無難於前而不易於後者故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雖不顯言其難易而難易之理不待顯

十一

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歷涉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策發然尋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如是觀察遠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吝惜慳愛之情交橫于前若爲物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

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百千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吝之懷因薦有所省蓋其平日所聞所解者僞心也吝惜愛惜者真情也真情無相可見含裹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瞥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闇靴扒癢也思無

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僞解其能遣哉

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覩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古人此喻極言明於責人昧於恕己之弊方與友論此而客有盛言時事嗟訝蹙頰不能自己者因叩其所以乃言人心不古世道日薄在處三百五百聚徒其

陞堂致禮宛爾混融一事不諧一語不偶則忿怒之氣甚於仇敵使爲主者兢兢業業雖儼臨廣衆不翅蹈春冰踐虎尾安有所謂解脫之理哉思古叢林上下相忘於無事之域不復見矣余曰子之言過也豈不聞古教有言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安

有古今正像之分使我緣福不逮雖臨衆於數百載前古人亦今人也人情無順逆其順逆在吾緣耳使吾緣福之或備雖天魔外道亦皆轉爲衛護之人安得吾濟之不委順哉所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蓋順亦報也逆亦報也皆自業所變豈它人所能致哉客

唯而退

即一而三水波冰不離濕性惟三而一鉢盤鉢摠是金身用有千差體無二致就體觀用則易會用歸體則難須知體在用邊用旋體際儻非妙悟一切意解皆不相應謂三者何真諦俗諦中道第一義諦也謂一者何當人

之自心是也言即一而三者謂此心能真能俗能中也言惟三而一者其真俗中皆自心之現量所變也荆溪謂真諦泯諸法俗諦立諸法中諦統諸法故古教謂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賢首有四句謂依真入俗是一句由俗會真是一句真俗不二入乎中道是一

十三

句即中而成真俗是一句天台謂真不自真對俗而真俗不自俗望真而俗中不自中謂真俗二諦一而非單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即相融而爲中也若空是斷空則不能融色色是實色則不能混空以其斷而非空實而非色各立二邊宛然中道惟昧此心體者對真則執斷入俗則迷常二見儼存則中道斯背矣此說講學者未嘗不通其所通而非會者以意識依文解義非妙悟也以其不悟則能所之跡熾然解心愈多而迷情愈重矣謂悟者何乃親見此一心之至體也謂解者何乃熟究此三諦之虛跡也然悟而非解解而

非悟旨與心通不可言議惟真參實究者宜深思之其學解縱使玄中又玄莫若神悟之爲準也

情之所起者愛憎跡之所由者進退是四者乃流浪生死執縛三界之大本也亦超越世間遠契聖道疾證菩提之捷徑也旣云流浪

又云超越何謂哉蓋聖人言教之所詣有二者何合道也結業也夫愛而合道者愛公務也愛衆人也故有愛惜常住如護眼目此愛公務也古教謂我於多生深求道果爲救護一切衆生超越苦輪此愛衆人也此愛存乎心曾不期合道而道自合矣夫愛而結業者愛自己也愛己之親厚眷屬也以愛己故則詣曲嫉妬攀緣馳逐狂妄顛倒紛然交作至若愛己之眷屬則護之惜之必使之尊榮勝達不復顧其是非可否也其愛若此則念念與生死業習糾結矣謂憎而合道者責己者也亦責己之親屬不臻乎正行者也以其

責己也苟有怠惰偷安之弊則潛鞭密鍊痛思深省改革媿悔之不暇奚必別求道果而道自合矣或捨責己之正念則指撿他人之過至使怒忿積懷暴慢盈面謂之結業豈待言哉愛憎之道既爾進退之理亦然何則儒典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訓吾佛之道豈

十四

不然乎謂進者亦有二焉爲己也爲人也夫爲己而進者乃進學也精勤勇猛決定堅密朝不足繼之以暮夕不足繼之以旦念念如救頭然不使須臾忘念是進之在己也爲人而進者乃掌公務秉化權也孜孜勤苦廢寢食忘寒暑凡有一毫利於人者必行之不敢

有所不逮應世之才有所不周退藏於密深蓄厚養或已事未了不敢妄涉世務棲遲巖谷形影相吊身世兩忘此退之所以合道也或懶於應酬不受拘檢恃其給養無缺世相無求飽食綏衣任情肆識自言絕俗高卧游談反譏爲衆之勤奉公之冗惰四體而不知慚背羣恩而不知報豈退守者宜如此耶一旦報緣忽盡業何可逃淪墮死生噬臍無及其愛憎進退之理曉如黑白不之合道則之結業由一念之反覆而升沉果報若此如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佗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更非佗物此說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本色道流當乘業縛未深道離未遠精勤勇猛瞥轉一機早求脫略否則白日青天動遭業縛可不懼哉

十五

以己之得失而怠慢此進之所以合道也亦名勝進或不爾者妄起一點名稱利養之心雖薰面趼足奔趨馳走之不暇靡思無窮業累愈進而愈結矣謂退者亦有二焉尚晦隱而守道念者尚閑散而傲世相者二俱曰退論其退之之實則胥壞不侔矣若爲人之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俊十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下

此第十卷

昌黎韓公唐之大儒也以不知佛氏之教有  
補於治道發爲詞章而詆訶之遠遇大顛固  
心降之其譏毀之聲尚斑斑見於簡牘柳子

厚與之同時亦以文鳴於世作諸祖碑碣發  
揮佛氏之學雖非極至初未嘗效韓之詆毀  
也宋歐陽氏出文章宗韓作本論以拒佛謂  
攻之愈堅撲之愈熾而不知有不可攻不可  
撲之大本於其間徒詬詬多言又何加損於  
吾佛也明教和尚著書非韓非非韓也乃諭

當念融化之也靈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  
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無辯與從佗任  
佗之語然亦俱未盡理也故圓覺謂若知我  
空無毀我者則從佗任佗以至無辯贅且剩  
矣嗟乎近代之持公論者不鑑其本惟見彼  
斥我爲異端我則非彼爲外道與閻巷倚門  
而相罵者無異又何以表無生慈忍之力因  
緣果報之理哉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  
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  
指端各現金毛師子時一弟子白佛云嘗聞  
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師子之威禦  
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

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慈忍三昧今堅指出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師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謗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又世有所謂見德人之容使人意消心醉德人豈亦使之然乎斯亦禦象難之漸也或

不爾者皆自召也苟欲以語言息之適滋之耳何益哉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天下叢林讚佛多用之此偈出華嚴經第六卷時佛白毫相光中示現一切法勝音菩薩所說乃一部華

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擬向甚處蹲坐普現一切羣生前眼裏耳裏著佗不得隨緣赴感靡不周空合空水投木而恒處此菩提座將謂別有長處與麼註解未越常情或不知歸別露消息佛身充滿於法界遲日江山麗普現

一切羣生前春風花草香隨緣赴感靡不周泥融飛燕子而恒處此菩提座沙暖睡鴉鶯香滿衣雖然珠轉玉回要且天懸地闊還要識佛身麼瑠璃殿裏白玉毫寶華臺上黃金相且拈過一邊以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眼裏金塵且沒交涉更說箇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隨語生解萬里崖州若曰充滿於法界底佛身眼不可窺心不可測智不可知識不可解惟雲門乾屎擦洞山麻三斤却較些子單奈無人悟得以其不悟縱有玄談皆成欺詐更有傍不甘者廣引相似語言謂佛身包太三

虛含萬象不可以色見而色無不周不可以空求而空無不備迎之非前隨之非後低聲一低聲此等說話竈婦乳兒皆能言之若曰佛身不亦遠矣然普現羣生前隨緣靡不周且置之勿論又指何物爲菩提座耶或謂佛身充滿此座亦充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若曰菩提座上別有佛身則不可得爲恒處也然旣充滿且無常生死有漏世間又向甚麼處安著或者引永嘉謂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旣覺矣謂佛身謂菩提座亦無地可寄又何言說而非寐語哉學者未能真誠夢覺雖曰讚佛乃謗佛耳宜審諸宜

審諸

盡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當體如千日並照了無纖毫障蔽無端爲一點無明當面覆却以故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以至山高水深晝黑夜暗風動塵起雲騰鳥飛與夫披剥萬象剖析精明欲覓所謂法身則空然無有也由是引起分別堅執妄情喚空作色不得指明爲暗不得視親作踈不得轉憎爲愛不得要識無明面目麼只這箇轉不得底不欠一毫忽有箇強主張者道我但見空不作空見色不作色惟以一清淨法身觀之是亦是矣奈何謂空

謂色之見來未能忘又作清淨法身之能觀所觀初未曾泯須知只箇未忘未泯底政是根本無明直下絞瀝不乾洗滌未淨若欲頭上明物物上顯誠不啻隔靴抓癢也如圓覺謂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與麼說來無明豈有

實體定性可得乃全體是清淨法身也雖然如經中謂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還曾與麼醒也未須知醒有二義最初省色空等法皆自心現量乃淨法界身之影像也如是而醒能斷枝葉無明最後見聞情盡能所識消不見一法是法身不見一法非法身是非俱泯念

念皆如到此方斷無明之根本也然枝葉根本二種無明必欲頓斷其黑漆桶或不連底洞脫三回五回豈容心思言議而可得哉

昔東坡居士題廬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後有禪者謂東坡每句多却二字何不

直言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又有謂溪聲不用舌山色不用身等總是忍俊不禁將謂超出局量殊不知摠向他措大背後义手當時老坡只識得箇溪聲山色又安知驢聲馬聲鴉鳴鵲噪至于愁歎聲痛哭聲乃至地獄一切劔戈戟宰割鞭打種種惡毒呻吟號叫聲

皆廣長舌豈但山色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極法界內外所有體象殊形異狀妍醜怪奇青黃短長至若冰河炭談腥臊濁與夫不可眼視之種種惡色皆清淨身也豈惟身之與舌但鼻所入者皆佛香口所噉者皆法味至六八十二處法性混融間不容髮是謂一相

真法身大固遠在上座要與法身相應請拈過講學凝心靜坐孚一依所教忽聞角聲劃然開悟爾道老坡曾與麼悟也未此道離言說絕知解或不深窮密究以期悟明脫略見聞超出情量妄爲溪聲山色引入荒草而不知有悟入之理者滔滔皆是可不慎諸

平等真淨無漏圓滿具足三昧門從上佛祖據此三昧攬河爲酪變地爲金出沒卷舒無邊妙用一一皆從此三昧門流出法華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即今天覆地擎日上月下晝明夜暗嶽立海橫更無一毫髮不在此三昧門中影現直饒如此明白舉似又安

少林直指不立文字六祖謂說箇直指早已迂曲了也更有甚麼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將心待悟無乃取謗先德屈辱古人者乎不然六祖方三傳而出百丈世稱大智禪師建禪林清規遠依律部立爲禮法復置廣堂連牀俾三百五百衆凜凜危坐枯樁其形死灰

知仍舊坐在溪聲山色中鰯跳何曾出得斗也記得孚上座講涅槃備說法身不大不小非方非圓無住相無不住相圓裏十虛混融三際時有一禪者在座掩臘而退上座乃致問云我說法身不曾違文失義見笑何也禪者曰上座盡其所學只說得法身影像若曰

其心目之曰坐參然直指尚曰迂曲此迂曲中之又迂曲者也已而自侍者寮朝參暮請親薰熟炙開鑿見聞俾掌藏鑰涉獵名相與夫博究儒書通內外等學使之分座說法然後待時出爲人師上則付衣表信下則辦香稟承斯又不勝其迂曲矣至若派爲五宗不

相混濫其授受之際細密委曲異說殊途莫之紀極豈直指之道果有是理哉蓋前人非不知不立文字之直指也以去聖時遙人心日趨而下觀其體道之念不密徇境之識日遷乃不得已而救之如百丈未建叢林時人皆草衣垢面棲遲於空山大澤中極情向道至百丈時早有老病畏怯由是建叢林以慰安其老病而輔祖道也使前輩或不曲徇時宜巧施方便則直指二字亦滅絕無聞矣近代持公論者惟責人不直指而之迂曲是不鑑其迂曲乃伸直指之異方便也且責之固是而亦不返鑑其責人之心全體墮在迂曲

中矣何則如少林秉單傳直指之道默坐九年未聞其有責人不信直指之辭逮今千餘載而直指之道炳如日月亦不因從上之迂曲少蔽其毫髮蓋心真而理自顯據如少林負直指之要有傳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且屏絕外緣而不涉

禁伏內心而不動斯豈直指之旨乎乃欲其久之而悟入吾直指之域也今晉話頭做工夫蓋亦使其情消識謝功用兩忘徑造吾直指之域復何疑哉

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佗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劫而不消雖絲髮之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道人當念念觀察自心無形象可得無影跡可求昭昭太古之先歷歷極未來際故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佗物所以前輩目之曰金剛寶劍標之爲清淨太虛謂劍則無物不摧謂虛則無方不

攝大光明藏覩體無依佛祖證之頓空異見  
衆生不了妄逐情塵由是三界起焉萬法集  
焉生滅去來之相紛焉禍福酬報之理昭焉  
而不可逃也以不達自心現量則其趨福避  
禍之念汲汲不休捨憎取愛之情密密無間  
且妄見益深而積業益熾矣夫人膠於世網

七

者固未可責其已嘗裂開世網殊形異服之  
士尚馳逐而不知息者誠可責也楞嚴謂狂

心未歇歇即菩提乃責之於名教也少林謂狂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又古德謂不學佛法惟  
務休心乃責之於粗語也如四心六度萬行

羣善及道品等蓋不忍其坐致淪溺以輕易

量也楞伽一經之要義少林持以印直指之  
心捨現量而禍福之跡俱不可得而客

也學者宜思之

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  
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  
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爲情也衆

重以優易劣皆善巧方便而責之也直以心  
體言之惟歇休二字早是金塵入眼又何優  
劣輕重之復論哉故聖人不奈衆生之不悟  
自心現量猶化城而之寶所也謂自心者何  
乃佛祖共證本來具足圓滿菩提之至體也  
謂現量者何乃衆生隨識所變孰而不可化

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憎愛  
謂異則異其憎愛所趨之見差別萬殊不可  
謂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爲是則所向  
皆東一人執西爲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爲  
是者每以西爲非而不知執西爲是者反觀  
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

之見妄也或問何以遣之對曰不可遣也苟  
欲遣之則與遣之之跡俱成現量故古有靈  
龜曳尾之喻惟信心堅密究竟參不已廓爾開  
悟即其自心現量不間一塵轉爲自覺聖智  
猶迷時認金爲銅悟時則知是金非銅也悟  
銅元金乃自覺聖智也迷金執銅乃自心現

吾東爲非其進東之步益遠自以爲益是彼以爲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翅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世起而救之垂言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奈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

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心一心即萬法所以彰萬法爲教標一心爲禪名常異而體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以即文字離文字之執未化而教與禪宛如冰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雖聖人亦不能不歛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理之學尚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素昧教理之人志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戒飢人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佗非我是自然是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

訓昭若日星未即驗其語者蓋情執未化不能不見是非也要而言之化執無越於志情志情莫先於悟性性既悟矣則情不待志而志情忘則是非之執若春霜當赫日安有不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錢塘父母

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離襁褓惟以歌唄佛事爲兒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母而輟學蚤負出家志以世相日拘百計莫脫至廿四其所縛之世相不待作意而劃然自解寔至元丙戌歲也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

九

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授以資具從山海翁登山難染己丑充堂司庚寅欲潛去密爲松公所知助腴田三畝復令參堂未幾翊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瞿公施田莊不受俾馳書歸瞿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

惟奔走施門元貞乙未先師卧疾不起奉葬畢即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酉春挾袱舒之天柱山秋之廬阜冬還建康匿影草廬者十閱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吳門庚子辛丑咸居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避走南徐癸卯送布衲歸大覺甲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返己酉買舟儀真夏繫纜於霅城庚戌歸天目居山舟辛亥復爲船居往汴水皇慶壬子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開沙戛定叟住大覺就寓環山菴延祐甲

書此以自警云

冒服田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參究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絕俗使坐脅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余六十返思往事大率情妄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故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上

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潯丁巳居丹陽大同菴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壬戌六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于中佳山自丙戌至壬戌整三十七白而幻跡方將遠引爲避緣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

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收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